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白描
著

苍凉青春

广州出版社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白描

著

苍凉青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凉青春/白描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9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ISBN 7-80655-282-0

I . 苍… II . 白…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884 号

·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

苍凉青春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广东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五里亭 邮政编码:512000)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2 万 印张:9.75

印数:1-10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出 品 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黄美甜

责任编辑:杨 斌 何发斌

封面设计:流 野

特邀编辑:朱 鸿

发行专线:020-83793214

020-83760165

ISBN 7-80655-282-0/I·38

定价:16.00 元

自序

呈现在这本书里的故事，是我为准备创作一部小说作品在陕北黄土高原深入生活时采撷而来的。那是一部计划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时间完成的小说。但当我决定放弃小说创作，改用纪实笔法忠实记录生活里发生的真实故事后，仅是采访，前后使用去了三年时间。那是一场考验耐心的追踪采访，在我的视野里，即将走进我笔下的人物连同她们的故事，三年里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就像舞台上尚未合幕的戏剧，剧情仍不不断演绎，等待的结果一拖再拖。当然我知道要想等到剧情不再发展，除非生活停止前进，但起码，即使看不到人物命运的最后归宿，能获知基本走向，也会为我对生活的判断提供依据。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按捺住创作的冲动，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系，共同走过三年光阴，这才着手开始写作。

改变写小说的初衷，原因在于生活原生形态对我的震撼。当我的主人公们诉说她们的经历时，我不止一次地感叹生活与人们的命运自身竟具备那么丰富的传奇色彩。小说留给我自由发挥的空间自然很大，但面对我的主人公们的真实故事，若用小说形式来表现，读者也许会以为我是在编织臆造。我想赋予这部作品以最朴素、最少矫饰的形式。这是需

要自信的，是生活本身赋予了我份自信。

当然我明白，将作品成败的砝码单纯押在题材上是可笑的，任何猎奇的想法只会败坏文学的品位。在采访和写作中，我没有停止过这样一种努力，即怎样才能让思想穿越事物的表层探触到其中的底蕴？苦苦努力的结果令我茫然。比如，我不明白，我笔下的这些女知青，当命运把她们抛向黄土高原的腹地，她们所代表的都市文明，与古朴落后的乡土文化传统意识之间的冲撞、较量，到底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在被现实环境粉碎了的青春之梦的废墟上，她们和农民的结合，究竟是毁灭了自己，还是重新铸造了一个自我？她们的婚姻遭际是滑稽时代导演的滑稽闹剧，还是蕴涵着深刻社会和人性的悲剧？她们沥血滴髓的人生经历，是个人原因所致还是时代所致？或者说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还是时代？还有她作生命、青春的价值取向究竟有无意义？有何意义？等等，我没有寻找到确切的答案。

从黄土高原走出的摄影家黑明，曾在北京办过一个很轰动的影展：《走过青春》，后来结集成书也很畅销。我在北京美术馆参观这个摄影展时，看到这本书中的几位人物进入了黑明的镜头。镜头捕捉的她们的生存样态，让观众颇受震动。那是我与她们告别多年后再次与她们对视。我又想到我采访和写作中思考的那些问题，心中依然茫然。

时代终究在前进。我曾经写下的这些故事，今天的读者看来已是往昔云烟。像我的主人公已经走过青春一样，我已走过昨天，读者也已走过昨天。今天的读者有今天的视点。

MADSP/01

曾经困惑我的问题，也许今天的读者完全能够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我想，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启迪后人的思考。从这种思考中如果读者们能体味到点什么，那么，我想我曾经付出的努力也算有意义了。

但愿如此。

作者

2001 . 5 . 8



白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1952年8月1日生于陕西泾阳。曾在大学任教多年，先后担任《延河》文学月刊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副总编辑。著有报告文学、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二百余万字，影视作品多部。作品曾获包括全国优秀作品奖在内的多种奖励。

内容提要

该书描写几个北京知识青年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生存状态。这些人
在此度过了青春岁月，并正度着壮
年岁月，而且将度过老年岁月。知
识青年告别文明的城市，到落后的
乡村落户，他们的人生经历引起几
代人深思和感叹。此书是中国西部
作家精品文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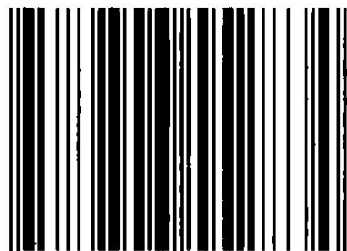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杨 斌 何发斌

封面设计：实线创作室

流 野

责任校对：黄美甜

ISBN 7-80655-283-9



9 787806 552834 >

ISBN 7-80655-283-9/1·39

定价：16.00元

目

录

苍凉青春

序 言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	1
篇 一	冤家	4
篇 二	大河传奇	55
篇 三	她的歌声	111
篇 四	高原的风	142
篇 五	弯弯井坡	187
结束语	长长的续集	233

夏天的最后玫瑰

苦情	238
孽缘	251
翠谷雪	262

荒原的种子

上 篇	逃婚	274
中 篇	人间真情	284
下 篇	今宵月圆	296

苍凉青春

序言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

1969年初，确切地说，是1月9日和17日，先后两批计五万余名北京知青，被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巨潮裹卷到陕西北部荒凉的黄土高原。

事件如此轰轰烈烈，在当时，高原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被震撼了。

五万余名北京知青，散布在延河洛河流域十三个县里，其中三千二百名，被安置在我们的故事将要展开的Y县插队落户。三千二百，乍一看，绝对数字并不很大，可是当时，Y县城乡人口总共八万，比例不难算出：25:1。就是说，在二十五个当地人中，就要插进一个操着普通话的北京学生。

这将意味着什么？

三千二百名知青，给Y县历史进程以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带来了另一重天地许多为当地人所不熟悉的东西——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到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审视。他们给这块偏僻闭塞的土地带来了塑料床单、卫生

纸、尼龙袜子和樟脑丸。办学校，建医疗站，让人们懂得了妇女生孩子不能用做活儿的剪刀乱绞脐带的道理，懂得了头和脚是要勤洗的，而不是一年半年洗一次。他们让许多土生土长的姑娘在择偶时换上一种新的眼光，让许多老实本分的青年萌生了走出黄土地，去外边大世界闯荡的炽热愿望。他们或深或浅地搅动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构形态和人们的思想，给古朴苍凉的高原带来骚动不安的气息，也带来青春的活力。

光阴荏苒。从那时到现在，十八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历史充满戏剧性地向前推进。当年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的京城年轻人，他们后来的情形如何？

1983年和1986年，我两次来到Y县，寻找那出时代大戏留下的踪迹。在县城，在乡村，在沟壑纵横的塬区，在梁峁密布的山地，我到处奔走。县城正街上有座诊所，名曰知青医疗所，想必是北京知青建立起来的。县南的荆义川和守凤川散布着成片的果园，路旁、河边、沟道里，茂盛的核桃树随处可见，都是北京知青当年鼓动当地人栽种的，核桃树是知青从山西汾阳县引进的新品种，果多皮薄油质大，明显优于零零星星还能看到的本地品种。拜水河上，一座二百千瓦发电量的水力发电站日夜运转，而建电站的最初蓝图出自知青之手。在一些村子，我察看了知青办起来的种牛站、养猪场。瑞士西门达尔种牛的后代，以其惊人的挽力，博得庄稼汉的青睐；而一座座别出心裁、用石头箍成、比当地人居住的土窑洞还讲究的养猪场，却早已废弃，只有一长溜一长溜结实而又无用的小石窑尚存路边。在北原牛头店附近一条大路边，三个小小的坟包隐匿在荒草丛中，据说那是因打架斗殴而死的三个知青的葬身之地。还有石霞乡马庄子西沟一排坍塌的土窑的废墟，一个跛腿女知青在一个暴风雨袭击之夜，被覆盖在下边，那片废墟至今

无人清理。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做出的文章，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痕迹。

惟独难以看到、难以听见的，是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政府拨款修建起来的知青窑洞，或作价变卖，或收归公有，都换客易主了。

那些把欢乐或者痛苦留在这里的说普通话的年轻人呢？都像大雁一样飞走了？

仿佛历史将一切都甩给了昨天。

其实，并不尽然。

我之所以奔向这里，是因为，在这个县，尚有一些滞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他们未能像同伴们一样飞走。他们默默地隐匿在古老纵深的黄土的腹地。命运似乎注定他们要永远这么悄悄地呆下去。

这是一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女知青。

仿佛是一个童话。当我最初听人讲起她们的故事时，我的惊异非同小可，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不光在于反常规观念的组合形态，也在于内中藏就的许多令人心颤的东西。1983年到1986年，在我追踪采访她们之后，曾感慨唏嘘地将我的耳闻目睹讲给我周围的人听，大城市里的人们似乎在听《天方夜谭》。远方的故事是人们不知晓也不理解的。不止一个人问我：“她们为什么要嫁给农民？”或者：“为啥不活动回城？”“值得吗，这样做？”不能简单作答的问题，使我哑然。

我的妻子也是北京知青，也曾在陕北插队数年，甚至连她也不能理解她们的作为。

几年里，我的心里时时装着她们，我常常长视北方遥远的天际，生出有关她们的种种遐想。我知道我不应该犹豫，而应

该把她们的人生历程真实地写出来。

下边几篇相对独立的篇章，分别记录了有关她们的故事。

篇一 冤家

程幼芬，初中六七届学生，生性热情活泼，开朗大方。插队期间，爱上同村农民王全民，历经种种艰难曲折，终于与之结婚。此前王两度婚娶，两番婚变，并一度被羁押收监。是她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

太阳刺目地照耀着黄土高原，蓝天空阔，高原坦荡，四野阒无一人，弥漫着一种宁静的原始气息。脚下的小路蜿蜒曲折，引我向沟下走去。沟底有一条小河，踩着石头就可以过去，我捧起河水洗了洗脸，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越过这条沟，再走七八里，就是我要去的双阁公社。我要找的程幼芬就在这个公社工作。她对我的吸引力，使我等不及乘坐三天后的班车，而决定步行数十里赶往那里。

我一直在猜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格？气质？长相？是否有些与众不同？她给小小的县城带来过不小的震动，她为高原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这故事曾经在 Y 县沸沸扬扬传播了一阵子，人们曾经目瞪口呆地见识了她许多不同凡响的表现。如今一切都平静了，然而我的心情却不能平静，从开始听到她的故事那刻起，就翻腾不息。

小河两岸石崖陡峭。岩燕在崖壁上飞上飞下、啁啾鸣啭。不远处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凝然不动兀立着一只鹞鹰。鹞鹰注视着远方，原野在晴朗的苍穹下高高隆起，呈现出一派静穆深

沉的景象。荒芜的草坡和灌木丛闪烁着绿光。不知从哪条沟岔里，传出野鸡嘎嘎的叫声。

这景象古朴而苍凉，那个故事也古朴而苍凉。她，程幼芬，故事的主人公，会真实地向我坦露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吗？

到了双阁公社，开头我没有见到她，倒是先见到了那个她曾为之奔走呼号、全力搭救的男人，她的丈夫王全民。她到乡下去了。王全民送母亲到附近村子走亲戚，然后折到公社里来看她。她不在，他就等着。

这是一个长得高大魁伟的男人，浓眉，方脸，皮肤黝黑。驮送他母亲的小毛驴拴在公社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他背靠树干，蹲在地上抽烟。在公社客房安顿下来后，我想先与他随便聊聊。

公社一位副书记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他显得有些窘迫，慌忙从兜里给我掏烟，又抱歉地说程幼芬把钥匙带走了，不能招呼我进房子里坐。我随便和他聊，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的问题。一支烟没有抽完，我便得到一个印象：在陕北农民里，这是一个精明人。

拴在树上的毛驴扬起脖子叫了几声，像是饿了。毛驴很小，一副笨重的鞍架，用皮条、麻绳牢牢地系在背上，鞍架上垫块褥子，鞍架后面，凸出的梯形木脊，上边贴着写了字的红纸条。是一副小小的对子，上款为：日行千里路；下款为：夜走八百程。横批两个字：平安。这一带地势比较平缓，我见公社干部出进都骑自行车，便问他为什么不用自行车送母亲。他说老人坐自行车害怕，出门骑毛驴骑惯了，稳当。我问：“程幼芬骑过毛驴吗？”他笑笑回答：“没见过她骑过。”

话题涉及到程幼芬，他变得支支吾吾，不知是不愿意谈，

还是不知怎样谈好。突然他抬起头，说：“她回来了，她的事让她给你谈。”

公社大门外响起自行车的铃声，还有链条打在链板上的声响。随即，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大门口闪进来。她一直骑到我们跟前，才跳下车子。

顾长的身材，眼睛很大，脸颊白白净净，穿戴整洁清爽。这就是程幼芬。不知为什么，这第一眼印象，使我觉得她很像一个教师。我印象中的教师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她没有理会丈夫，先同我打招呼。

“您姓白？”她问。

“你怎么知道？”我不无惊异。

“您在高台公社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您要来这里。”

程幼芬热情大方，很好接触。她问我为什么要了解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我说那些事情发生在她个人身上，但又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兴许人们能从中感悟到一些有关社会人生的东西。她笑了，说：“我可代表不了历史。”

但她还是愿意和我交谈。见面不久，她的情况，我就了解到不少。

但这只局限于她插队初期的一些情况。

她插队的那个村子叫太古村，黄土高原上一个很不显眼的小村子。

她和三个学校的十一个知青一块来到太古村。村里一下腾不出那么多窑供她们住，便把她们分散开，两三个一伙住在老乡家里。

那天村子里很热闹，老人娃娃都涌到街畔上，看这些来到穷乡僻壤落脚扎根的北京学生娃。队长站在人窝里，手里捏一张小纸片，先念村里人的名字，随后再念北京学生的名字，念到名字的村里人便把念到名字的北京学生领回家去。每走一拨，娃娃就呼啦跟上一长串，推推搡搡热热闹闹一直跟到家。学生们一拨一拨快走完了，这时程幼芬听到队长念了一个王什么民的名字，又念到她和沈小兰的名字。

从旁边走出一个小伙子，一身黑衣服，脸也黑黑的。队长对他说：“两个女的，安顿在你家东窑里。”

小伙子闷着头上前提行李。两个很大的背包卷，一手一个，一抡就扛上了肩膀。还有两只箱子，一帮娃娃争抢着抬了起来。他正要扭头走，队长又问：“东窑里的炕修了没有？”他在两个大背包之间回答：“修好了。”

下了一个坡，拐了几拐，程幼芬和沈小兰随他走进一个柴门院子里。“来啦！”他对着一个窑门喊。窑里马上传出声：“快叫回来！”

程幼芬不懂这“回来”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当地人说话，把“进来”都说成“回来”，这倒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进窑后，程幼芬看出，这里就是她和沈小兰要住的东窑，一个小脚老太婆正在替她们扫炕。

这是一个五口之家：老头、老婆、那个叫王什么民的小伙子，还有两个女子。家里三孔窑，一间房。虽说都比较陈旧，但收拾得清清爽爽。她们在房东家里吃了第一顿饭。

饭后，两人到其他几个知青住处转了转，回来时天色将黑。快到房东家，她们看见前边一户人家门口卧着一只大狗。狗没咬，但是不眨眼地盯着她们。两人吓得呆站在那儿，不敢挪动脚步。想喊人，又怕惊动了那狗，扑过来就更可怕了。正

六神无主的当儿，她们看见房东小伙子扛着一把镢头，从街畔上走过来。她们连忙向他招手，喊道：“狗！狗！”

他愣了片刻，才明白她们的意思，笑笑说：“那狗不咬人。”话是这么说，他还是放下镢头，走到狗跟前。狗站立起来，他用两腿夹住狗脖子。她们一阵风似的跑了过去。

她们对他印象不错。来到村子里的第一个晚上，她们是在新奇兴奋中度过的。

程幼芬和沈小兰原在同校同班，两人关系很要好。插队前，两家人都叮嘱她们到陕北后不要拆散，要去的地方有想像不来的苦，有个伴总好些。到了这里，她们看到这地方确实很苦，一眼望不尽的土黄色，看不见一星星绿，遍地纵横的沟壑，像是一个不见首不见尾、巨大无朋鳞甲剥落的动物身上皴裂的无数道口子，给人以凄凄惨惨的印象。老乡的脸跟黄土颜色差不多。眼珠儿也黄黄的，没有光泽。一个村子离一个村子老远，相传还有狼，狼吃了野兔子，屎就拉在村口大路上，兔毛都能看见。进太古村前，她们情绪低落极了，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来到村里，见人们很热情，尤其是房东一家人对她们很不错，加上两个人真的没有被拆散，这一来，她们的情绪又一下子扭转了。

房东小伙子叫王全民，这是她们后来知道的。但除了在村里一些正式场合有人叫他这个名字外，平时人们都叫他跟冠子。这是他的小名。跟冠子二十五岁，念过初中，在村里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像他这样年龄，村里的那些男人们早就结婚成家，有的娃娃已经几个了。可是他孑然一身，形只影单，这使程幼芬和沈小兰感到奇怪。

后来她们知道，他结过一次婚，离了。

谁都说那女的是个很不错的人，针线、茶饭、屋里、地里